



李正平

那一天，注定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烙下一道鲜明的印记。

1934年9月30日，福建省长汀县的钟屋村，红九军团在村里的观寿公祠门前召开誓师大会，告别父老乡亲，吹响了长征的第一号角，迈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在人们的脑海里，总记得长征出发地是江西的瑞金和于都。其实，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江西的赣南和福建的闽西连成一片组建而成的，福建长汀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钟屋村就是红九军团的主要驻地。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指挥所就设在村里的观寿公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阶段，红一军团的司令部也设于此。

就在出发的两天前，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松毛岭保卫战”，到钟屋村集结。然后又出发到长汀，稍作休整后，再经过瑞金的武阳，在会昌渡过廉江，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征程。所以说，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率先出发长征的，也是唯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也不在于都河渡河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而钟屋村也就有了“红军长征第一村”

长汀印记

的名号。

我站在长汀县城中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大院里。这里就是当年红军集结出发的大本营，如今院子里大树参天，花草飘香，显得十分的安静平和。但我却仿佛听到了战马的嘶鸣，看到了战士们匆忙的身影。

长征前夕，红军在长汀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九月下旬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松毛岭保卫战。敌人集结了3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红军守卫的松毛岭猛烈进攻。装备和兵力都悬殊于敌人的红军，在赤卫队和乡亲们支持下，鏖战七天七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松毛岭的青山环抱之中。

这些战士都非常年轻，有的人才刚刚参加红军，刚领了一顶军帽就走上了前线，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牺牲在了战场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地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使命。

从硝烟中撤退下来的战士没有更多的时间休整，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亲人话别，就整理起非常简单的行装，冒着蒙蒙细雨，在亲人难以割舍的目光下，匆匆踏上了远征的道路。他们与父老乡亲、与妻子儿女告别的话语都非常简单，往往就是一句话：“等着我，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

楚，前途未卜、未有归期。但他们与刚刚牺牲了的战友一样，为了心中的信仰，义无反顾。正是这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这种不畏艰难、矢志不移的坚定信仰，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抒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远征，更是一次信仰的远征。

我走在长汀县城里的老街上。街巷的店面修葺如旧，各类商铺林立期间，一如当年的繁华。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就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可见这里的富庶与舒适。我们都说“故土难离”，而这么好的故土，又有谁忍心割舍。更何况这里的父老乡亲、这里的儿女情怀。但他们都走了，而且还有许多赤卫队员也跟着一起走了，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走上了一条探寻真理的道路，也走上了一条对许多战士来说是永远无法回头的道路。

1936年10月，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时，两年间，十多万万人付出了生命。单就中央红军来说，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中，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了渺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进行了380余次的战斗。他们每12个人之中，只有1人能够到达陕北。

在他们出发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要到那里去，要走多长时

间，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又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跟着走，走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寻求绝处逢生的机会，才能追求远在天边的曙光。正是这信念，支撑着他们甩掉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人间罕见的困难，最终走向了胜利。

我伫立在长汀县城边新修的城墙上。现如今，县城内外依旧是这么秀美和繁荣。光阴似箭，钟屋村中的古街道，当年为红军提供了大批物资被称为“红军街”，如今成了有名的淘宝街，云集了50多家网店，山茶油、红糖姜、农家老酒等农特产品，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并走出了国门。长汀县还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和利用生态环境，弘扬红色传统、挖掘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旅游品牌，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动人篇章正在红土地上谱写。

作为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一次伟大远征，80年前的长征，早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这种基因和精神的追求，需要不断的传承和弘扬。一个民族在走向复兴的征途中，总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而长征正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精神支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担当。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回顾长征、读懂长征、弘扬长征精神，正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更加坚定我们必胜的信心，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地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



仇赤斌

每年9月末，当昼夜温差大、日照又好的时候，桂花就开了。见那点点金桂在枝头，阵阵清香惹人幽，不由感叹：“万金揉碎任秋风，满院怡芳树下。熏破俗人愁百重，顿觉天地季节清。”

桂花之香胜在淡雅、悠远，且有余味。摘下生吃、泡着喝，更能体味它的妙处。摘下新鲜的桂花来泡茶，此为桂花茶。老家门前的四季桂，是夫人十多年前种的，已有两层楼高了。花开时节，和女儿一起选最干净、刚开的花蕊摘下，洗净后泡茶喝，女儿说真的好香哦。水温不能太高，否则就泡熟了。泡到味淡时，可把小小的花朵吃进肚中，我还轻咬了口，除了香味，还有点清苦。我还试过用金桂、银桂和丹桂来泡茶，单泡或是和绿茶一起，滋味皆佳。据说桂花茶可止咳化痰，还能美容养颜。

有一年我采了一小盒金桂之花，带给女儿看，她非常喜欢。两人一起在桂花中加入白砂糖，盖上盖子晃动，使得花和糖充分混合，这就是最简单的桂花糖做法，可以经久不坏。后来女儿吃汤圆和小圆子时，每次都会自己动手，加上一勺桂花糖，说是这样才够味。宁波人做甜羹，尤其是桂花酒酿圆子，一定要放桂花糖。很多糕点也用桂花糖，除了桂花糕，本地的一种麻饼，馅中除了苔菜、芝麻，还要加入桂

食桂花

花糖，这样才地道。普陀山有种特色酥饼，也是素点，名为观音饼，里面也用了桂花。观音饼是普陀山全山方丈、前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戒忍法师题的字，看来方外人士也喜欢清雅之物。

吃过糯米桂花藕，味道很好。把藕洗净，切下一头，露出藕孔，填入浸泡好的糯米，再把藕节头盖住，竹签插牢。入锅中，灌米口朝上，旺火烧开后，转用小火煮约两小时。取出藕晾凉，切片后码在盘中。再熬糖汁，到黏稠时加入桂花糖搅匀，离火晾凉后浇在糯米藕片上。说菜也行，点心亦可。口感软糯滑润、甘凉清香，有润肺之功。

仲秋时节，阖家团聚，夜静月圆，丛桂怒放，把酒赏花，幽香袭袭，此兴何哉！古人甚喜桂花，咏桂之作不胜枚举。赏桂应有酒，可消离人愁——那就拿桂花来泡酒。古人认为桂为百药之长，据说用桂花酿制的酒能达到“饮之寿千岁”的功效。汉代时，人们用桂花酒敬神祭祖。祭祀完毕，晚辈向长辈敬用桂花酒，祝愿延年益寿。桂花酒也适用于女士饮用，是花疗的实例。自己做桂花酒，应选用味浓的金桂，去杂摘梗，置于通风阴凉处摊开风干一夜，然后每斤桂花加四两两粉状的冰糖拌匀，放入四至五斤35度以上的米酒或高粱酒，然后密封窖藏，一年后桂花酒即成。成品的桂花酒色淡黄，有桂花之清香，入口醇绵甘甜。古人云，此酒有健脾胃、助消化、活血益气之功效。

喜欢一种花，闻香观型之外，若是吃进肚中，是最好的纪念。赏桂之余，或摘或买，拿来泡茶、糖腌、自做吃物，不也是件风雅之事？



嘉树

看到第12批“北仑好人”候选人名单中有一位住在红联的邵大姐，担任红联社区“天天敲门小组”组长，我立刻毫不犹豫地为她投了一票。因为我早就被这“天天敲门”感动过。

那是在六七年前，我从区老龄部门获知，全区各个街道的许多社区和村有这样的“天天敲门”志愿者。“天天敲门”是什么意思？原来，邻居中有高龄独居老人，生活中、特别是夜里难免会有急病或其他突发事件，从而陷入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境，最终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为防止或减少此类不幸事件，老年人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天天敲门”服务，就是稍年轻的健康老人作为助老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志愿者们每天义务去敲老人的门，问候一声，如有困难就立刻帮着解决。

一听说此事，我立刻被感动了，感动的是“天天”两个字。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做好事。敲门本是最容易的事，但加上“天天”两字，就不一样了。试想，如果今天本来想睡懒觉、今天你身体不适、今天家有要事、今天有大风雨、今天大雪飘飘寒风刺骨……可是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你都不能耽误去老人的家里敲门，再加上助老志愿者本人也已经加入了老人之行列，如上还提到的邵大姐，已经年近古稀，毕竟不可能身强力壮了，又有自己的家务，又要照顾自己的第三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天天敲门，谈何容易！想到这些，我怎能不对这样的老年人肃然起敬？

联系到早几年自己刚60岁时，曾对退休生活有所担忧，怕一旦没有了工作压力，每天会碌碌无为、虚掷光阴。但后来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一些老人，他们或退休后带领村老年人协会首创新邻聊天活动室、让众多孤独的老年人有了走到一起说话活动的地方，有多年坚持在社区义务义工、把社区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长期替

红枫悟

老人义务诊疗义务理发，或走进老年教育课堂把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更多老年人，或凭借自己的文艺体育特长组织老年人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或著书立说把知识文化变成铅字向更多人群传播……总之，我所看到的老人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他们无不精神抖擞、各显神通，分明是无限艳丽的晚霞，而绝非沉沉黯黯的暮气。

那时我就想，正如陶渊明诗中说的，“山气日夕佳”，人到了老年或许真是可以更加奋发有为呢。自古以来有颇为出名的姜子牙八十为相、余太君百岁挂帅等故事，为人们世代传颂，今天我们遇上了太平盛世，当然就更有施展手脚的地方了。于是我退休后，也很快让自己融入到了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中去。我自知自己十分平凡，所以只求所做的事能有益无害。现在回头看，退休六七年来，倒也陆陆续续涉足好几个地方。较固定的，曾去某机关工作、曾帮某地撰写地方志；业余兼职的，有退休教师组织当中的文字工作，有社区居委会分配的小区事务；更加临时的，有应几个机构的聘请做的社会工作，有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的公益活动。我发现，正因为没有了退休前的工作压力，现在做事更可以放开手脚了。如今，用得着我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手头上要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心情也越来越舒畅，坦率地说，简直不觉得自己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也许真如刘禹锡说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呢！

日前去一处山上游玩，那里有一片红枫林，火焰般的秋色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拍照。听人说，这里本来处于深山冷谷，这自然形成的大片红枫一直无人问津，现在当地政府开通了一条进山公路，所以每天有千百游客慕名前来。我就为这些红枫们感慨了：从前，它们独当西北风，寂寞开无主，是何等孤独；如今能面对无数镜头、听到无数赞美，该有多么开心。与其深藏山中孤芳自赏，哪如敞开心怀与众同乐！今天我看到“天天敲门小组”组长邵大姐的事迹，为她投票的同时，不禁悟到，当人们纷纷助老敬老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不要服老、更不要倚老，我们不妨老当益壮，甘心做个“敲门人”，在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也为后代献出一点余热。本来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何况，我们还没有成为“落红”呢！

换位

史凤凰/摄影 赵淑萍/配诗



日复一日
她们在江边洗衣 汲水
清静的水
照出丰年的喜悦
照出儿女婚嫁后的欣慰
照出脸上日渐沉重的沧桑

那时 汽笛一响
她们齐齐抬头
一个精彩的世界 风驰
电掣
呼啸而来 呼啸而去
留下对车中人 对远方
无尽的憧憬

日复一日
时光打就一张四通八达的
网
它将所有的距离收紧
收紧
此刻 车上的人
被瞬间的情景惊艳

宁静的古渡
一群洗衣的妇人
她们一生拥有一条江
她们双手间滑过千年的光阴
她们站在一个时空的交点上
心无旁骛 牵挂的只是那个
尘世中的小家

你哪个单位

前，著名作家刘震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单位》，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小说把单位体制内的诱惑带给寻梦者的无奈与尴尬，把一个外来寻梦者的心理写得活灵活现，清晰地描述了那个特殊时期单位人的悲喜与不一样的心里挣扎轨迹。

很多人一辈子就把所有的青春年华实实在在地扔在了单位，无论来的时候曾经多么光鲜亮丽，曾经英俊潇洒的小伙最终熬成头发花白的老头，婀娜多姿的姑娘也最终熬成了皱纹纵横的老太太。在大大小小的单位，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自己最喜欢的地儿，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机会去改变它，最后死皮赖脸地待下去，最终把这个单位待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

在一个单位待久了，你就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有人形象地比

喻，在单位有三种人：一种属牛，与世无争，只管干活；一种属猪，好吃懒做，无所事事；一种属狗，上蹿下跳，不咬便叫。现在仔细琢磨起来，这三种动物的属性在有的人身上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看清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好似每一种动物的属性都沾一点，但又觉不是那么阴明。有的人在领导面前一个样，同事面前又一个样，回到家又是一个样，在自己的内心多少充斥着一些不可言说的挣扎与道不尽的酸苦。

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单位里。但有的时候却事与愿违，为了一丁点儿的名与利，有时争得头破血流，因为利益的驱动让我们丢了养个花、种个草、侍弄一只蝈蝈的那份闲心，往往这些单位工作中“额外的事”让你身心俱疲。



龚德位

朋友介绍的新朋友初次见面寒暄，问我：“你哪个单位？”回来一想，提起单位，一辈子的荣辱，一辈子的悲喜，都与它扯上了关系，挂上了钩。

单位是水，个人就是鱼；单位是树，个人就是鸟。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树，什么样的水养什么样的鱼，什么样的树落什么样的鸟。譬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就是人的工作和生存的全部依靠，谈恋爱的双方还没见面，首先要打听的就是“哪个单位的”。进了好一点儿的单位，就会觉得特有面子，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二十多年